

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即日起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琼 通讯员 任重)3月16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即日起,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可自由有序进返京。至此,低风险地区人员凭健康“绿码”,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需要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要实行14天健康监测,满7天、满14天要进行核酸检测。

2月22日,石家庄藁城区全域以及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后,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即实现清零,目前国内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熊新平提醒,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因此疫情防控仍不可松懈。在恢复日常生活、增加出行的同时,勤洗手、戴口罩等日常防护依旧不能少。

村委在微信群公示财务支出 细心村民发现有猫腻……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正明 通讯员 廖培)“没想到我们轻轻一点,竟帮纪委查出一个大问题。”近日,醴陵市泗汾镇石虎村村民得知大家通过村级财务公示公开“揪出”的问题被查实,纷纷点赞。得益于监督服务微信群,该村4名村干部因虚构工程项目套取资金受到党纪处分。

质疑 2012年修好的路,为啥2019年才报账?

去年4月,按照市纪委监委要求,全市各村需在“幸福株洲”监督与服务微信群内公示公开村务、党务、财务。石虎村村委在本村监督与服务微信群内刚“晒出”村级财务支出明细就引来了村民关注。“车吉组至五保之家路面硬化是2012年搞的,为何在2019年报销工程款?”一位村民点开“账单”,发现村里财务一笔支出有问题,于是在微信群内提出了质疑。村民

纷纷参与监督查看明细,发现4笔大额支出存在问题,均涉及村级道路工程项目,共计344800元。村民的质疑引起了同在微信群内的泗汾镇纪委书记余华杰的注意。见村干部始终没有作出回应,余华杰意识到这里面可能存在问题。第二天,在向镇党委汇报情况后,余华杰与镇纪委工作人员着手对村民“揪出”的4个工程项目进行调查。

调查 资料显示正常,实地勘查后发现漏洞

“这4个村级道路硬化项目的工程协议、请示报告、验收清单、税务发票一应俱全,甚至还附上了修路前后对比照片。”在泗汾镇财税所,调查人员翻找了4个项目的资料,全部显示正常。村民反映村道是2012年修的,而工程合同显示时间却是2018年。调查人员实地勘查发现,部分路段已破烂不堪。“两年时间,路面怎么破损得这么严重?”余华杰等人通过尺子测量部分路段的路面沉降与开裂程度,基本确定这些村道不是近期修建的。

在大家肯定石虎村村委存在“新瓶装旧酒”套取资金重大违纪问题的同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余华杰还在担心一个问题:旧路新合同,村里欠账修路,之后报账还钱,这种情况在农村存在,却算不上违纪,关键在于报账的钱是否用在修路上。随后,调查组来到石虎村走访。“这条路是我们组上凑钱修的。”村民纷纷反映4个道路工程项目基本是村民自筹或筹集社会资金建设的。村委未出修路钱,却借修好的路制作项目合同报账,这显然是为了套取资金。在掌握扎实的证据后,泗汾镇纪委对时任石虎村党总支书记黄中明、村主任钟秋华等人进行党纪立案调查。

查实 套取工程资金全部用于村务开支

“是我们做假合同套钱,用来偿还村委的欠账……”面对确凿的证据,黄中明等人只得如实交代违纪事实。原来,石虎村历史上修路、修渠及改善人居环境形成的欠款较多,特别是近两年村委可自由支配资金紧张。面对这些无法支付的未入账开支,黄中明提议借车吉组至五保之家、石虎垅中贺冲矿段等4条早已修好的道路之名,制作假工程项目合同到镇政府报账套取

资金。这一提议,得到村支两委的认同。于是,大家做了整套虚假工程报账资料,4次共套取资金34万余元,全部花在村级未入账开支上。但黄中明等人没料到的是,市纪委监委实行农村“三务”公示公开,村级财务要“晒到”本村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中接受村民监督。“见不得光”的工程合同晒在“阳光”下,被村民逮个正着。

争分夺秒“1小时” 新华桥钢筋混凝土护栏拆除现场特写

拆掉一座桥,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一般会有确切答复。但对正在拆除的新华桥来说,答案是“不好说”。3月16日上午11时50分,新华桥拆除重建项目施工现场,2辆重型吊车、4台线切割机已经就位,工人们赶在12时前吃完午饭,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开工信号。切割、吊离新华桥两侧总计20余米的钢筋混凝土护栏,是当天的工作任务,但施工作业时间,只有1小时。

“铁路部门给的作业窗口期只有1小时,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计划内的工作,超时1分钟都不行。”项目现场负责人李祖勇说。12时左右,桥下穿行的列车越来越少。12时10分,铁路上的电网断电,李祖勇一声令下,全员闻声而动。钢缆从护栏下提前打好的孔洞穿过,吊车将钢缆绷紧,4台线切割机开足马力,绳锯带起火花,一寸一寸地切开护栏底座……

13分钟,南侧第一段3米护栏完成切割,吊车发力将其吊起,转放至别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李祖勇一边调度着现场施工,一边提醒副手苗林峰注意盯紧时间。13时02分,南侧三段共9米护栏拆除完毕,北侧第四段还没切割过半。苗林峰赶紧上前,大声询问工人:“8分钟,能不能做完?”13时08分,北侧第四段切完吊离,第五段刚刚开始,苗林峰果断叫停。13时10分,施工结束,新华桥南北两侧,还有北侧第五段的3米护栏未完成拆除。“这3米护栏,要等到下周的施工点才能拆了。”苗林峰说。见记者不解,苗林峰解释说,新华桥上跨京广线、沪昆线以及长株潭城际线,共有股道9股,“下面的股道不停电检修,上面的新华桥就没有施工的时间点。”

“周三没有点,周四和周五的点,在其他股道上。”他介绍,周四和周五,将对护栏下的基础,进行分段切割、吊离,为下一步的管线迁改、新华桥下废弃市政自来水管的处理等工作,铺开作业面。

作业可用时间短,施工安全要求高,新华桥的拆除工作,犹如“蚂蚁搬家”。“你要问我什么时候能拆完,那真是回答不了,只能说在有限的作业时间里,尽可能地多做事,将工期往前赶。”他说。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明 通讯员 夏四亮)

长沙四大名校 今年起不再招外地生

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公办普通高中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所辖区域内划定招生范围。未经省教育厅批准,公办普通高中严禁以任何名目跨市州招生。未经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公办普通高中严禁以任何名目跨县市区招生。民办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应将跨区域招生计划数等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再报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纳入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安排进行招生。

我的“李焕英”

□ 吴建

假日里读《诗经》,读到这么一段话:“陟彼崧兮,瞻望父兮……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读完这两句话,不禁联想起近日所看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对于今年没能回家过年的我来说,更加思念我的母亲了。

我的母亲是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母亲也渴望过念书识字,但在旧社会,一个农家女孩子,读书只能是奢望。

后来,母亲拼命送我们姐弟几个上学。在大集体年代,全家七口人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父亲打算让两个姐姐辍学回队里劳动,以减轻家中的负担。“我们再苦,也不能让孩子长大后也和我们一样成为睁眼瞎啊。”劝父亲时,母亲泪流满面。后来,大姐和二姐只上完小学和初中。每每念及这些,母亲总有遗憾。

我在上学的时候,因为贪玩,没少挨父亲的训斥,而母亲对我则宽容些。每天清晨,母亲都要送我到院门口;傍晚,母亲也总是站在路口等我回家。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看着我做作业。每每我有懈怠的时候,母亲总是用“树不盘不成材,人不学不成器”“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读书各人好”等她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至理名言”来教导我。上初二时,我因和外校几个学生打架,被班主任批评了,我一气之下不想学了,跑回了家。“不争气的东西!”一向对我从来都没高声的母亲,那天竟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勒令我跟她回学校。可学校为

严肃校纪,拒绝接收。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委曲求全的母亲,居然跪在校长面前,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学校接纳我,还向校长保证我一定改过自新。母亲的坚持和泪水终于感动了校长。

我考上师范大学的那一年,家中遭受很大变故,先是祖母病故,后是三姐患重疾动了大手术,家里一贫如洗。为了凑足我上学的费用,父母整天东奔西跑,借遍了亲朋好友。去省城那天,母亲一路送我到村口,她从衣袋里掏出个粗布包,一层一层地展开,里面全是些零零碎碎的钱币。她仔细点了点,一共是十九元三角六分。“这是我这几天捡破烂卖得的钱,你拿去用吧,到校要好好念书。”望着母亲那被岁月犁出深深皱纹的脸庞,我心头一热,眼眶里一片潮湿……

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虽然我家也穷,但只要乡邻有困难,母亲总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别人,小到淘米篮,大到农具,母亲都接济过人家。因而在四乡八邻,母亲拥有极好的“人缘”。

感谢母亲,是伟大的母爱伴我在岁月里从容行走。无论离母亲有多远,这份爱始终和我如影相随。

养蚕记

□ 魏亮

阳春三月,踏青的好时光。我来到江边风光带散步,几个小孩子在一棵桑树旁采摘桑叶。这勾起了我对儿时养蚕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离开乡下奶妈家,与父母住在城里。虽不似乡下玩耍自在,但我时常寻找新鲜事儿。

有一年春天,学校旁的卖零食的阿姨弄来一些小蚕,对外销售,与同学们围观。看到同学们买了小蚕,我也用零花钱买了十多条小蚕回家养。父亲看到我买回家的蚕,便找出一个木抽屉给我养蚕。给蚕宝宝找到窝之后,接下来是找桑叶喂养了。所幸工厂宿舍区内有棵桑树,每天一放学,我都会去采摘桑叶。但不急于喂,怕蚕宝宝吃了不干净的桑叶闹病。我先把蚕宝宝吃剩的残余桑叶和屎清理干净,再把擦干净的桑叶放进木抽屉内。

每当换了新的桑叶,蚕宝宝们便开始品尝它们的美食了。蚕宝宝渐渐地长大,我每天观察它们,听它们吃桑叶“沙沙”的声音。有一回,我和同学们如往常般,放学后去宿舍区的桑树采摘桑叶,哪知桑树光秃秃的,没有桑叶的影儿。估计是养蚕的伙伴们多了,桑叶被摘光了。回到家,与父亲说了此事。父亲于是骑自行车载着我去寻找桑树。骑了很远的路,才在一户人家前坪看到一棵大桑树,但却是“剪刀”桑叶,不适合蚕食,我沮丧极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再带我去江边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江边终于发现了桑树。我大喜过望,采摘了一塑料袋的

新鲜桑叶,满载而归。每当我有空,都会在木抽屉边目不转睛地看蚕吃桑叶,只见它们伏在桑叶边上,用黑色的嘴不停地啃着,头一耸一耸的,那动作和姿势犹如妙龄少女在钢琴前弹奏一曲美妙的音乐。不一会,片片桑叶被啃出形状不一的缺口。

不知不觉间,蚕经历了数次脱皮,长得白白胖胖的。再之后,我发现蚕的身体变得透明发亮,也不再对桑叶感兴趣。有条大蚕开始在抽屉里角落处吐出亮晶晶的细丝,慢慢笼起一个朦朦胧胧的丝网,将自己绑在里面,继续吐出晶莹剔透的丝,做成一个椭圆形漂亮的茧。大蚕们陆续开始作茧自缚,大部分茧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个茧却是金黄色的。我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也答不出来。长大后,我通过专业书籍才得知,蚕有许多品种,携带的基因不同,茧的颜色有很多种,白色最常见,还有绿色、粉色、橘色和黄色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儿时养蚕,跟风好玩的成分居多。它成了我记忆深处的一颗珍珠,也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等你(外一首)

□ 单纯

我等你
等你从俊美如花的少年,
风尘仆仆地穿越成
华发皱纹的老生。

你许多年前寄出的信,
还在路上。
校园里雪白的梨花,
还开在那个春天。
我的笑容,不想长大。

他们说,岁月是永恒的反映,
在我心里,你也是。
佛意用穿行莲花的手,
拂过颠簸不平的来路。

与一棵树、一朵花、一片流水合一,
任世事流转,光阴寸断。
再用安静的缄默,
完成在世间的修行。

苍穹之下,沧桑之内,
我等你。

张爱玲故居

因为朝圣般的文字,特意花了半天时间去寻访张爱玲故居。

常德路195号。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地之一,她在这里的605房间住了6年。

楼外搭了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绿色的护网多齐整,还贴心地留出两条人行道。

入口标签上书“私人住宅,谢绝参观”,流苏的倾城之恋呢,白玫瑰和红玫瑰呢?

楼下小贵的咖啡厅,放了好多她的书和油画照片,还有她的生平。

店员头也不抬地答:这里只是一个咖啡厅,和她没有半毛钱关系。